

解密文明古国

不可一世的 古罗马帝国

牛建军◎编著

古罗马帝国经济空前繁荣，并广泛吸收东方文明、希腊文化的精华融合而成古罗马文化。就让我们回到那段历史，看看这个曾经不可一世帝国的兴衰。

JIEMI
WENMING
GUGUO

中州古籍出版社

解密文明古国

不可一世的 古罗马帝国

牛建军◎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JIEMI 
WENMING
GUGU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 / 牛建军编著. -- 郑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4.1
(解密文明古国)
ISBN 978-7-5348-4212-2

I. ①不… II. ①牛… III. ①古罗马—历史—青年读
物②古罗马—历史—少年读物 IV. ①K1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2665 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3

字数：226 千字

版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前言

罗马帝国是历史上一个成功的典范，如果单从时间来看，它经久不衰，胜过其他所有故事，因此有很多理由表明罗马帝国值得研究。

罗马共和国末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特别是马略的军事改革之后，在马略和苏拉的争权夺利中被削弱，紧跟着是凯撒对庞培的内战。在这些动乱中，许多元老院议员阵亡、被处死、被谋杀或是自杀。元老院里充斥着前三头的支持者，后来则是后三头的支持者。后三头同盟瓦解后，屋大维、安东尼分掌罗马的东西部，双方矛盾日趋激烈。前31年9月，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联军，在希腊的亚克兴角与屋大维交战。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埃及女王判断失误，认为安东尼获胜无望，将自己的军队撤回埃及，安东尼也一起到了埃及。屋大维随后入侵埃及，埃及女王和安东尼自杀，埃及也被罗马占领。

前27年，屋大维巧妙运用政治手腕，一面表示卸除一切大权，恢复共和制；一面又装作迫于元老院和公民的请求，接受与共和制度完全违背的绝对权力，成为元首、最高统帅、最高的代行执政官、终身执政官、保民官、大祭司长、第一元老等，并获得了“奥古斯都”和“祖国之父”的称号。屋大维的这场精彩演出宣布了罗马帝国的建立。

在众多的古代文明中，罗马文明以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伟大不朽的成就而著称。而创造罗马文明的罗马帝国的兴衰历程和原因更是让专家学者孜孜求解。本书向读者展示了罗马帝国的方方面面，对罗马帝国衰亡原因的分析 and 论述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描绘。本书观点明确、语言简炼、囊括丰富的资料，是罗马帝国爱好者的必读之作。

目 录

第一章 战争中沉浮的罗马帝国

疯狂的征服 / 1

辉煌的结局 / 16

不断变化的版图 / 27

第二章 运行与宗教

贸易和工业 / 45

信仰与坟墓 / 61

第三章 帝国的危机

黄金盛世 / 78

权力的厮杀 / 96

巾幗的力量 / 109

第四章 帝国的复兴

基督教徒 / 122

或明或暗的对手 / 136

无孔不入的敌人 / 144

第五章 帝国的衰亡

帝国前哨的落日——不列颠 / 155

实力等于权力 / 167

西方与东方 / 179

从崛起到衰落 / 191

第一章 战争中沉浮的罗马帝国

疯狂的征服

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帝国都是通过战争创立并延续下去的。罗马帝国也不例外,从开始建立到公元5世纪毁于入侵的蛮族之手,它一直在与敌人战斗,几乎没有中止。罗马帝国的生命及其武装力量的强大和军事统帅的素质等息息相关。这些因素的波动直接关系着帝国的安危。

如同我们设想的一样,无论是对外扩张还是防御收缩,大部分战争都发生在边疆地区。然而奇怪的是,在缺乏一支能够招之即来的预备兵力的情况下,罗马帝国也能在战争中多次取胜。假如一个地方受到敌人威胁,帝国只能从安宁地区调兵支援。因此,帝国一般把重点放在对通信和后勤的维持上,以便迅速调动大规模军队(有时是跨越地区的军队调动)。实际上,罗马军队之所以在帝国鼎盛时期拥有常胜不败的骄绩,主要是因为它具备一流的组织能力,受到良好的训练并具有实际作战能力;而它后来的频频失败则归结于不能随时将这些优势发挥到最佳状态。罗马军队是一支也许经常输掉战斗最终却能赢得战争的军队,是一支在传统战争中发挥得完美极致,却在对付游击战或突发事件时乏善可陈的军队。

常规军事训练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教士兵们对命令的绝对服从,以便当他们受命去攻击或防守一个指定的地方时,能把技巧和能力发挥到最佳。他们越是服从命令,胜算就越高。最终的胜利则主要取决于军官发出的指令。另一种是让士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他们能更加行动自如,当离开自己的作战单位,如排、连或营时,每个人还能像与战友们并肩作战时那样对敌人构成威胁。根据罗马军队吃过的败

仗分析,学者怀疑他们没有按后一种方式受训,其优势表现为集体作战而非单打独斗。如果这支军队受过此种训练,它实际上会是无敌的。而事实上罗马军队缺乏个体训练形式,军队死板僵化,不时暴露致命弱点。不管进攻还是防守,当它能够一致遵守纪律的时候,就往往表现得非常出色;但当处于不利环境中与游击队交战时,就会显现出弱点。

罗马军队形成于共和国早期,在战事所需时由应征入伍的公民组成。每个罗马部落提供特定数量的人,这些人都到了服兵役的年龄,而且还要根据自己的财产状况与社会地位自备武器和甲冑。与罗马有协约关系的邻近城邦也需要为罗马提供军队。一般由执政官担任军队统帅,在特殊时期,则由独裁官掌管兵权。后来,大法官也会带兵作战。在帝国鼎盛时期,军队指挥权往往在行省总督手中。

在共和国晚期,每个行省(14个或多于14个)大概只有一个常备军团。因此,当发生重大危机时,国家必须尽快征兵来增加常备军事力量。常备军的将帅由元老院临时指派,这种制度最终引起了许多麻烦,因为它可以让野心家飞黄腾达。私人军队不断膨胀,一直持续到内战时期亚克兴战役之后,奥古斯都发现自己掌握着大约60个军团的兵力(有的军团可能缺编),其中一些还曾是他对手的部队。假如每个军团都满员的话,罗马军队可以达到30万。奥古斯都立即将军团数目整编缩减到28个,这是靠系统的兵力复员行动来实现的。他一边清除不忠诚的分子,一边把退伍老兵送到行省殖民地,让他们在行省创建新的殖民地。我们可以想象奥古斯都用这种方法安置了10多万名军团士兵。从长远来看,这的确是明智之举,因为老兵的后代形成了庞大的自由民储备群体,他们向军团提供的自愿入伍的公民的数量始终维持在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于是国家就不必再征兵。服役年限被固定化,退伍老兵开始得到赏金,当帝国决策层感到必要时,他们也偶尔会在新殖民地得到土地。

奥古斯都以总司令的身份名正言顺地独揽大权,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任命军中所有将官的职务。这种体制催生了帝国军役的层次结构,把军队武装与民间武装联系在一起。元首省与元老院省的划分也归咎于这个体制。元首省是那些驻有军队并向元首负责的行省,由元首从合适的等级中选任总督或统兵将军来治理。奥古斯都的军团部署是这样的:日耳曼有5个或6个军团,伊利里库姆有6个或7个军团,西班牙有5个军团,马其顿有3个或4个军团,叙利亚有3个或4个军团,埃及有3个军团,阿非利加有1个军团。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直接受元首管辖的。为了给这支常备军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奥古斯都还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军事财库,这笔钱的来源是向公民征收的50%的死亡税和1%的销售税。

许多新行省被零零散散地合并到帝国中,为反抗和叛乱制造了温床。东方还有来自帕提亚人严重而持久的威胁。自从克拉苏与安东尼的共和国军队被击败,恺撒的东进计划落空之后,帕提亚人一直是令罗马人焦虑不安的敌人。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罗马,即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控制小亚细亚、叙利亚和阿拉伯等周边地区。根据对外征战的经验,罗马的军事力量远远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奥古斯都被迫使用非军事外交手段。他推行了一种体制,由附庸国国王们控制缓冲地带。这些国王的任务就是代表罗马守卫边疆,以此节约罗马的人力资源。这种体制后来在帝国很多地区得到尝试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等到时机成熟,当某些附庸王国失去作用的时候,它们就会被变为行省。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解决办法,像加迦拉泰、卡帕多西亚、科马根和犹太等附庸王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留了名义上的独立。东方的外交活动伴随着有限的军事行动。埃里乌斯·加卢斯的一次小规模远征,向南到达了亚丁(Adell,今也门人民共和国首都)。

直到双方签订和平协议之前,埃及人就南方边界问题同埃塞俄比亚人争执不休。尽管元老院控制下的阿非利加省驻有一个军团的兵力,但受西边多山的努米底亚与毛里塔尼亚、东边的昔兰尼加和南方的沙漠所限制。埃及向罗马提供了大量粮食,成了极具战略性的重要地区。奥古斯都在毛里塔尼亚扶植了一个附庸国国王朱巴,他认为对那里进行征服和占领非常困难并且难以得到回报。在特利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南方沙漠中的部落被征服之前,罗马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一系列惩罚战争,而后,一个军团的兵力就足够震慑这些地区了。

西班牙似乎和上述地区有着完全不同的麻烦。就整个半岛的利益而言,征服和占领西北部未控制地区非常必要。坎塔布里是最不服罗马的部落之一,罗马人在山区与他们打了好几年仗才将其镇压,直到公元前19年占领过程才真正完成。西班牙南部,罗马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成了名为柏提卡的元老院行省,剩下的地区被分成两个元首省,一个是西南方的卢西塔尼亚,另一个是北方的塔拉科嫩西斯,这些地区最终被有力征服。罗马依赖道路网征服了帝国中的类似地区,如阿尔卑斯、威尔士和北不列颠的一些地方,因为道路把山区分割成容易控制的地带。对西班牙的最后征服为军队添加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援助力量——辅军骑兵和辅军步兵。他们往往被送到其他行省去遏止潜在的叛乱。

北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中的部落一样不平静,如萨拉希人,他们给当地制造了许多麻烦。罗马兼并整个高卢后,对萨拉希人的镇压显得更加必要。除元老院统辖的那尔旁外,余下的高卢地区被分为3个行省,分别是

阿奎塔尼亚、卢格杜嫩西斯和贝尔吉卡。很快,3个行省均驻扎了应付内乱的军队。

北方边境上的问题也试图用这种方法来解决。早在公元前298年,罗马军队就曾到过多瑙河下游。公元6年,那里形成了美西亚行省。帝国一直想在从北海到黑海的区域内找到一条安稳且节约人力的边界。在一个合理的控制方法实施之前,旷日持久的战乱前前后后进行了20多年。奥古斯都打算向多瑙河以北、莱茵河以东进军,他想征服波希米亚的马可曼尼人和特兰西瓦尼亚的达西亚人。同时,罗马军队还从莱茵河向东行进到易北河,为帝国创建了一条便捷的边防线,相当于多瑙河、莱茵河防线的一半长度。这个举动想要获得成功,同样需要使欧洲中部高地的好战部落得以安宁。

曾经有人认为:早期的罗马元首无休止地进行征战,因而边界是没有用的。可是,根据奥古斯都自传(不确定是否真是奥古斯都作品)的记载,以及各种抒情诗人的证明,奥古斯都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我们无法相信他会无休止地在中欧开疆拓土,奥古斯都和其他罗马人一样明白人力有限。奥古斯都的意图在于向莱茵河、多瑙河以外进军,以寻找安全的天然疆界。这是在他任元首期间从未打算过的极具野心的行动,从此将他卷入一场新的征服活动。在这次进军过程中,奥古斯都幸运地拥有一批优秀的将领,如他的继子德鲁苏斯、后来的元首提比略以及阿格里帕(阿格里帕在多瑙河远征前就死去了)。

战事开始的具体日期已经无从确定,因为材料稀少且自相矛盾,但可以知道公元前16年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的叛乱推动了事态发展。此后出现了一系列战役,主要由提比略领导,这些战事被更多的起义与来自多瑙河以外部落的攻击打断。到公元前9年,达尔马提亚的抵抗被粉碎。过去被元老院管理的行省伊利里库姆转由元首控制,大约5个军团驻扎在伊利里库姆和新征服地区。潘诺尼亚的叛乱也被镇压。不久,罗马军队推进到易北河上游地区。公元前8年到公元6年之间发生的战事,目的在于控制马可曼尼和达西亚。当大功即将告成之时,潘诺尼亚再次爆发叛乱。据记载,那次起义的人数超过了20万,而且由曾在罗马辅军中做过低级军官的人指挥。万幸的是,西斯齐亚和锡尔米乌姆两个战略要地坚守不破,但罗马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公元9年,提比略集合10个军团及大约100支辅军部队的兵力,克服种种困难,最终迫使负隅顽抗的敌人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莱茵河上的军事行动也在展开。早在公元前8年到公元前7年,提比略就在东岸巩固阵地,随后德鲁苏斯在后来的几年中向日耳

曼腹地挺进,一直持续到多瑙河战争。公元9年,P.昆提里乌斯·瓦鲁斯被任命为指挥官,他的活动区域直抵易北河。潘诺尼亚胜利的消息刚刚传到罗马,关于罗马军队在日耳曼遇挫的消息也接踵而至。临时驻扎在敏登附近的瓦鲁斯带士兵出去侦查谣传中的谢鲁西人叛乱。他的17、18、19三个军团被诱入条托堡森林(可能在奥斯拿布吕克附近),切鲁斯奇人的首领阿米尼乌斯埋伏在那里静静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困在密林深处的罗马军队被全部歼灭,指挥官瓦鲁斯自杀,这是罗马军队力所不及的经典案例。条托堡森林事件使罗马高层统治者清晰地看到自己面临的困难。奥古斯都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是总司令,他发现分散在四五百英里长的战线上的两个重要军事行动不可能同时进行,即使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当潘诺尼亚的叛乱还没有被平息,波希米亚也尚未被占领时,瓦鲁斯也许不该离开基地向东北进发那么远。奥古斯都创建易北河—喀尔巴阡山防线的过程,可以被看做是与在莱茵河、多瑙河同时发生的联合行动,这使得当地部落无法得到安宁,更没有机会结成同盟。

因为没有可以抽调的后备力量,损失掉的3个军团无法很快得到补充。提比略在伊利里库姆取得胜利后立即奔赴莱茵河,这些援军是从西班牙、雷提亚和潘诺尼亚调来的。提比略的早期功绩证明了他完全有能力挽救莱茵河一线的败局。8个军团驻扎在莱茵河沿岸,分别由上、下日耳曼两个司令官指挥。但由于只剩下25个军团,奥古斯都无奈地放弃了将边境延伸到易北河的打算,将莱茵河、多瑙河防线加以巩固。

奥古斯都奠定的帝国疆域除了一些细微变化,后来并没有太大改变。罗马人再没有大幅度重构疆界的机会了。个别元首可能制订过大规模的征伐计划,某些行省在他们手里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奥古斯都大体划定的界线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奥古斯都意识到罗马的力量已经达到上限,便嘱咐他的继承人提比略不要再拓展疆域。帝国领土明显扩大了,但无人能评估它的代价。罗马军队的败绩比在别处取得的胜利更加明确地规定了最高战略,成功往往让人欲壑难填,一次偶然的失败则会使人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从另一个角度讲,瓦鲁斯的灾难也许是一件好事,它可以使人们从整体上来考虑罗马帝国的持续安全。

由于奥古斯都的军事部署持续存在一段时间,所以留有详细记录,观察主力所在并进行前后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事情。25个军团分布在8个行省,但没有任何一个行省的兵力超过4个军团,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防止野心统帅掀起叛乱。

这些兵力的布局是这样的：

叙利亚：高卢三团，费拉塔六团，弗莱腾西斯十团，弗尔米那塔十二团。

上日耳曼：奥古斯塔二团，哥米那十三团，哥米那十四团，第十六团。

下日耳曼：日耳曼一团，阿劳迪五团，瓦勒里亚二十团，拉帕克斯二十一团。

潘诺尼亚：奥古斯塔八团，西班牙四团，阿波里那里斯十五团。

西班牙：马其顿四团，维克推克斯六团，哥米那十团。

达尔马提亚：第七团，第十一团。

美西亚：斯奇底亚四团，马其顿五团。

埃及：昔兰尼加三团，戴奥塔里亚那二十二团。

阿非利加：奥古斯塔三团。

从这个列表中可以看出，奥古斯都时代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部署在莱茵河多瑙河一线，共计 15 个军团。而整个北非，包括埃及仅有 3 个军团，叙利亚有 4 个军团，西班牙的 3 个军团足够保卫西部诸省。在每次战事中，军团都会得到相应的辅军部队的支持。

公元 14 年，奥古斯都逝世。他对提比略的嘱咐得到严格遵守。提比略继位时发生的事件表明，这支罗马新军队也有不好的一面。提比略出自克劳狄家族，而非朱里亚家族。他坐上元首的位子引发下日耳曼及潘诺尼亚行省军队的叛乱。必须承认，潘诺尼亚叛乱及瓦鲁斯灾难发生后，从被释奴隶与其他人中迅速征募新兵，使得军团实力变弱了。这些人长期服役，但待遇很低。老练的军队极易哗变，奥古斯都在任何一个行省都不驻扎过多军团的策略是正确的。这是帝国组织中的致命缺陷，在后来的岁月中引发了更大动乱。

提比略努力保持着帝国疆域的完整，他统治期间并不是没有战事，只是他奋力将战事减到最少。有限的侵犯行为发生在莱茵河多瑙河一线，阿非利加也有过很长时期的敌对行为。当地首领塔克法里那斯的游击战给罗马人带来相当大的麻烦，直到帝国从潘诺尼亚调来一个军团才将其镇压。在高卢的爱杜依人和特雷维里人也发生了叛乱，因为当时高卢诸省实际上已没有军队驻扎，所以起义烈火只能由来自上日耳曼的军队扑灭。

提比略的继承人盖乌斯抛弃了奥古斯都的边疆政策。他担任元首的后期，在莱茵河上集结了大批军队，打算入侵日耳曼的未开发地区，并把边界推进到莱茵河以外。新征募的两个军团，第二十五团和普里马哥尼亚二十二团大概就是这时出现的，也可能是在稍晚一些的克劳狄时代诞生的。除了加强防线，盖乌斯似乎没在那个地区采取更多行动，而是把注

意力转向了不列颠。自朱里乌斯·恺撒远征以来,这一向被认为是有所作为的征服。盖乌斯的计划没有成功,因为军队拒绝渡海作战。3年后,克劳狄说服军队渡过海峡,完成了盖乌斯没有完成的事业。

尽管关于罗马军队入侵不列颠的战略问题引发过很多争论,但其背后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最初,罗马人宣称他们不会越过恺撒在塞维伦河与特伦特河一线创建的边界,这意味着罗马人占领了大部分该占领的土地,并且打败了宿敌卡图维劳尼人。罗马人在接下来的40年中几度变更政策,进行了艰苦持久却不总是成功的军事行动,直到阿格里古拉彻底完成征服并组织了一个固若金汤的行省。

克劳狄继盖乌斯实行的扩张政策并非始自对不列颠的征服,也不是终止于对那里的兼并。在他继位之后不久,毛里塔尼亚爆发了一场起义,盖乌斯早在那里设置过一个附庸王国。苏维托尼乌斯·鲍里努斯和霍西迪乌斯·盖塔两位将军被派到阿非利加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二人后来又参加了不列颠战役。起义被镇压后,毛里塔尼亚划分为恺撒里恩西斯与丁吉塔那两个省,合并到帝国中,每个省由一位总督治理。在东方,克劳狄兼并了包括犹太在内的很多附庸王国,并坚持保留对亚美尼亚的宗主权,以便对帕提亚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当时最有作为的将军科尔布罗被派到莱茵河下游完成了巩固边境线的任务。

元首尼禄当政时代打上了叛乱的印迹。他本人更在公元69年的破坏性内战中步入绝路。在不列颠,埃森尼与特里诺凡特斯领导布狄卡人发动叛乱,使罗马人几乎丢掉了这个新行省。总督苏维托尼乌斯·鲍里努斯率领两个军团在一个经过仔细挑选的战场上与敌人战斗,从而挽救了不列颠。西部的这种危机也在东部同时出现。东方的帕提亚人取代罗马成了亚美尼亚的宗主国。驻叙利亚的罗马军队一直就与其他军团有着不同的举动,他们纪律松弛且由于与城镇居民混住在一起而变得软弱。格拉提亚与卡帕多西亚这两个相邻行省的总督科尔布罗受命指挥三个叙利亚军团,长期安定的多瑙河防线也向叙利亚总督派出援军。

科尔布罗让军队行进到乡下,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严酷的冬天。科尔布罗用这种方法整饬纪律,恢复了叙利亚军团的战斗力。而后,科尔布罗进军亚美尼亚,在复杂地形上施展出色的战术,最终攻占亚美尼亚首都阿塔克萨塔,将其夷为平地,并迫使国王提里达特斯逃到帕提亚。在亚美尼亚战争中,叙利亚军团有过几次二三百英里的行军,他们的名誉得以彰显。对罗马而言,不幸的是此次战事没能解决东方的难题。科尔布罗被任命为叙利亚总督,而抗击帕提亚人的军队司令位子由一个无法胜任的将军顶替,这个人不仅引起帕提亚人的敌意,还在营寨被攻破的时候投降

了。科尔布罗亲自发动了几次战役后,才与帕提亚人达成协议。

公元62年,犹太人的起义使东方局势更加恶化了,四年后发展成一场持续数载的大规模战乱。最终,罗马至少派出马其顿五团、弗莱腾西斯十团和阿波里那里斯十五团才将他们镇压下去。与之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高卢与西班牙的叛乱。卢格杜嫩西斯高卢总督C·朱里乌斯·温代克斯领导不满的阿维尔尼人、爱杜依人和塞夸尼人起事,直到被来自上日耳曼的马其顿四团、拉帕克斯二十团和普里马哥尼亚二十二团镇压。苏尔庇西乌斯·伽尔巴在塔拉哥嫩西斯的叛乱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因为此时尼禄已经众叛亲离。伽尔巴被他的军队拥立为元首,还使用不正当手段赢得了禁卫军的支持。尼禄在公元68年自杀,由于没有明确的继承人,一场争夺帝位的战争开始了。这场内战早在提比略登基时已显出兆头,它使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罗马行政机制和军事机制中存在的主要弱点,同时还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种制度具有抗拒内讧的能力。然而,它并不是总能发挥积极作用。最终,内战消耗了帝国的资源,而此时的帝国已经无法承担这样的损失。

公元69年,军队公然显示了废立元首的力量,失去军队的元老院行省几乎不能干预政事。塔拉哥嫩西斯总督伽尔巴被自己的部队拥立为元首并得到禁卫军的强力支持。但由于没有兑现许下的诺言,伽尔巴在统治仅仅7个月后被拉下宝座杀死。曾是伽尔巴主要支持者的奥托取代了他的位置。与此同时,日耳曼的军队拥立维特里乌斯为元首,一场内战不可避免。奥托向意大利北方进军迎敌,起初赢得了几场胜利,但在柏德里亚库姆附近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奥托受到惊吓而不愿再战,并选择了自杀。维特里乌斯做元首的时间比前两人长一些,但军队绝对没有齐心协力跟随他。一支从美西亚调到意大利支持奥托的人马决定推出自己的元首,他们选择了韦斯帕芗。此人当时掌管着叙利亚军队,正努力镇压犹太人的起义。埃及与叙利亚的总督都支持韦斯帕芗,帕提亚人也向他伸出援助之手。韦斯帕芗把犹太事务交给儿子提图斯,而后向罗马出发。他的军队很快在克雷莫纳战役中击溃维特里乌斯。韦斯帕芗的军队几乎完全毁坏了克雷莫纳这个古老的殖民地。

弗拉维王朝的胜利成为帝国命运的转折点。尽管在王朝成立之初,未完的犹太战争亟待解决。最终,耶路撒冷被劫掠,犹太人遭到驱逐,罗马人大获全胜。此时,下日耳曼也爆发了大规模叛乱,起因是韦斯帕芗的支持者试图将原来属于维特里乌斯的军队完全收编。但局势很快全面失控。其领导者是一个叫西维里斯的巴塔维酋长,他不仅是罗马公民,还在军中服役。西维里斯利用下日耳曼兵力空虚的时机,起先宣布支持韦斯

帕茅,在克雷莫纳会战后,他拒绝放下武器。特雷维里、林贡斯和内尔维等一些日耳曼和高卢部落很快加入到西维里斯一边,与3个叛变军团成功摧毁了莱茵河防线几乎所有的堡垒与要塞,仅有莫干提亚库姆和温多尼萨的军团驻地幸存下来。驻扎在维泰拉的普里马哥尼亚十五团几乎被歼灭,后来再也没听说过这个军团。一个最新的发现揭示了战场遗址,大量佩带马具的马匹骨骼在离这个堡垒不远的地方出土。

所幸,罗马高卢腹地的一些部落仍然保持着忠诚,他们没有参与叛乱,但局势仍十分紧张,极有可能导致整个日耳曼地区甚至部分高卢地区的沦陷。曾战胜维特里乌斯的韦斯帕芑以惊人的魄力做出回应,他派了一位名叫佩提里乌斯·恺列里斯的新任指挥官到下日耳曼接管阿德约特里克斯二团、拉帕克斯二十一团、哥米那十四团(来自不列颠)和维克推克斯六团(来自西班牙)。恺列里斯还得到了上日耳曼安尼乌斯·加鲁斯率领的另外四个军团的支持,他迅速恢复了秩序并迫使西维里斯投降。

西维里斯叛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韦斯帕芑元首地位的不稳固,因为他是在不列颠登基的。公元69年内战爆发前夕,不列颠总督被一支叛军驱逐,战事几乎同时在不列颠北方边线上爆发。那里的罗马同盟者附庸女王卡提曼杜亚正与前夫维努提乌斯进行着一场私人仇杀。维努提乌斯借着罗马军队混乱的时机将女王驱逐出布里甘提亚领地。韦斯帕芑不能立即有效应对这个局面,另一位附庸国国王雷格尼的科吉杜努斯帮韦斯帕芑守卫这个省,直到西维里斯被击败。当时,派人抗击布里甘特人,谁又能比佩提里乌斯·恺列里斯更能胜任呢?恺列里斯带上一支新征募的阿德约特里克斯二团赶赴不列颠就任总督,经过长达3年的艰苦奋战,最终成功消除了布里甘提亚人的威胁。

西北部行省的战事促使韦斯帕芑把不列颠与上、下日耳曼的驻军恢复到每个省有4个军团的兵力:上日耳曼有阿德约特里克斯一团和哥米那十四团(驻扎在美因茨),以及克劳狄六团(驻扎在温迪施)和奥古斯塔八团(驻扎在斯特拉斯堡);下日耳曼有哥米那十团(驻扎在奈梅亨)、维克推克斯六团(驻扎在诺伊斯)和拉帕克斯二十一团(驻扎在波恩);不列颠有西班牙九团(驻扎在约克)、阿德约特里克斯二团(驻扎在林肯)、奥古斯塔二团(驻扎在伊格泽特或格洛斯特)和瓦勒里亚·维克推克斯二十一团(可能驻扎在罗克泽特)。在莱茵河上游,韦斯帕芑发起行动,一举占领莱茵河与多瑙河源头之间的阿格里·德库马特斯,这样就缩短了边防线,大大节约了人力。图密善完成了巩固这块土地和日耳曼更北边防线的任务。

韦斯帕芑重组了多瑙河防线并重修了建造于克劳狄时代的卡努图姆堡垒(位于今德国的阿尔滕伯格)和温多波那堡垒(位于今奥地利的维也

纳);多瑙河诸省的驻军总体来说并不充足,有阿波里那里斯十五团(驻扎在卡努图姆)、哥米那十三团(驻扎在潘诺尼亚温多波那)、克劳狄七团(可能驻扎在维米那西乌姆)、马其顿五团(驻扎在奥斯库斯)和意大利一团(驻扎在美西亚的诺维)。名为罗克索拉尼的多瑙河部落入侵帝国,杀死了美西亚总督芳泰乌斯·阿格里帕。巩固多瑙河边防的任务再次落在图密善肩上,在达西亚和日耳曼战争结束后,他完成了这个任务。

由于韦斯帕芗担任过叙利亚军队的总督,因而在东方有个人利益。他不仅重组了东方防线,还由于弗尔米那塔十二团和弗拉维·费尔马十六团的驻防而使之得到进一步加强。前者驻扎在幼发拉底河的交汇点梅里特纳,后者驻扎在亚美尼亚边境的萨塔拉。防卫东方行省的主力仍集中在叙利亚,那里的驻军虽然缩减到3个军团(即驻扎在梅里特纳南面径直80公里处萨莫萨塔的费拉塔六团、尚不确定地点的斯奇底亚四团和高卢三团),但能随时传唤驻扎在耶路撒冷的弗莱腾西斯十团。整个东方战线被6个军团及相应的辅军分区守卫。下亚美尼亚和科马根的附庸王国被取消了,两个地区分别合并到格拉提亚省与叙利亚省。

在随后15年里,发生了许多军事行动:在不列颠,罗马人吞并了威尔士并向北推进到苏格兰高地;在莱茵河防线中部地带以外,罗马人与陶努斯地区的查提人交战;在多瑙河流域,罗马人与达西亚人和日耳曼人作战。诸多军事行动交织在一起。总督弗伦提努斯和阿格里古拉为不列颠广大新征服地区创造了和平,因此,图密善能够缩减不列颠驻军,用来增援莱茵河与多瑙河的军队。击败查提人后,图密善得以从美因茨向南重新划定边界,包括陶努斯的广大地区,以及奥登森林和内卡河谷。

在一位新国王的领导下,达西亚王国重新统一起来,首都在萨米泽哥图撒,这位国王叫德塞巴鲁斯。德塞巴鲁斯在公元85年年底或公元86年年初发动的一次突袭,完全出乎意料地俘虏了美西亚总督奥庇乌斯·萨比努斯并将其杀掉,还击败了阿劳迪五团。图密善火速派兵增援,命令弗拉维四团从达尔马提亚向北移动,阿德约特里克斯一团和阿德约特里克斯二团分别从上日耳曼和不列颠出击。阿德约特里克斯二团的全部兵力并没在公元89年或公元90年之前到达美西亚。对边境的增援伴随着行政区域调整,图密善将毗邻达西亚的地区合并起来,还把美西亚分成两半,分别由一位级别高的和一位级别低的司令管理。新到达的两个军团可能驻扎在锡尔米乌姆附近,这两个军团均来自潘诺尼亚,其中一个归上美西亚司令掌管,另一个被认为与克劳狄七团一同驻扎在维米那西乌姆。

公元86年,多次御驾亲征的图密善将指挥权交给禁卫军长官科涅里乌斯·福斯库斯,自己回到罗马。美西亚摆脱达西亚人的干扰后,福斯库